

散文

春夜听雨

唐运华

正月二十一是周六,晚上我住在老家。半夜时分,忽然听到门外响起滴答声,下雨了,顿感一阵寒凉,再难入睡。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近距离听雨了,以前在县城,每当下雨,只听到遮阳棚上砰砰作响。现在雨声就在门外,能想象出整个村庄、田野湿漉漉的样子。

春雨万籁俱寂,唯能听到滴滴答答的雨声。

春雨不紧不慢细细地下着,风声雨声入耳,让人不由自主沉浸在怀旧的氛围中。

瘫痪的母亲睡在里间,开着空调,很温暖,我睡在外间寒如冰窖。偶尔听到母亲在里屋发出轻微的咳嗽声,我就挣扎着起来给她翻身——从温暖的被窝一下子进入冰冷的空气里是需要勇气的,我努力起床,到里间给母亲翻身,然后再回到冰冷的外间,重新躺下。

算起来,我已经很多年未住老

家了。自从去年母亲瘫痪卧床后,我在老家居住的日子便多起来。在乡村居住的夜里,我感受到不一样的夜色,有半轮残月悬挂树梢的苍凉,也有千里明月扯起朦胧雾纱的温柔。

雨声滴答,淋在院内水泥地上。对于农人来说,这是一场及时雨,冬小麦正值返青之际,需要雨水滋润。春打六九头,路边柳枝泛出绿意,田野里的小麦匍匐在地,夹杂着黄叶,正等待雨水滋润后返青。恰好,下雨了。

多年前我还没搬出这个村庄时,下雨后的第二天早晨,我穿着深■儿胶鞋,打着伞,沿着村中土路,专挑没有积水的硬地走,看田野里一望无际的冬小麦顶着闪闪发亮的雨珠。春雨性格娴静温柔,润物无声,细密的雨帘在田野上空斜织着,远方一片迷蒙,掩映着模糊的树林和村庄,麦苗贪婪地吮吸着这天降甘霖。几个戴着破草帽的村中长辈,也下地看看,议

论谁家的麦子长势好。

好雨知时节,不用说,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个丰收年。但是,以前也经常出现老天专门与农民作对的大旱。一冬无雨,春节过了,地里麦苗一片枯黄,田地像长期缺水干裂的嘴唇。一直盼雨的父亲和村里人忧心忡忡。刚过正月初六七,父亲便把喷灌机拉到地头,迎着料峭的春寒,扯开塑料管子,一根根接起来,给喷灌机对上一口水,再“呱呱唧唧”压出水,随后,攥紧柴油机摇把,拼尽全力摇,柴油机大轮带动喷灌机小轮高速旋转,“腾腾腾——”排气孔喷出黑烟,摇着了。干瘪的塑料水管一下子鼓起来,麦田里的水管口开始出水,喷出的水落在身上,冰凉。

今年麦子长势好,丰收在望。比起以前,现在灌溉条件好多了,每块地头都有机井,即使遭遇干旱,推上电闸就能灌溉。这两年粮食涨价,种粮有利可图,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增。



任何艰难的日子终有尽头。经历了三年疫情,度过了饱受残酷疫情考验的冬天,这个春天来得很不平凡,让人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终于可以看桃红柳绿、百花盛开,自由出入超市、菜市场,也可以畅快地出门旅行了,中小学生在正常上课,大学生恢复正常大学生活。同样,一直卧床的母亲也可以坐轮椅在院子里晒太阳了。这是个值得纪念、充满希望、生机勃勃的春天,那些像石头压在心上一样的日子终于一去不返。

“腊雪瑞我麦,春雨嘉我谷”。这天降甘霖,滋润了地里正在返青的麦苗,它们像农民疼爱的娃娃,正挥舞着藕节般的小手欢快生长。每当我周末早晨回村时,就会看到整个田野笼罩着五彩的雾霭,万道金光洒向大地,阳光明媚,光滑如镜的水泥路上铺下一道道树影。有农人正在田野里春耕春管,一幅幅繁忙壮观的春耕图正在祖国大江南北徐徐铺展。①8

散文

藏在老房子里的童年

刘煜

在郑州工作的大哥,前不久回来探亲,顺便跟我商量件事:把家里的老房子拆掉,重新盖一下。

老房子确实很旧,青砖蓝瓦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棱角明显已经被打磨掉,像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斑斑驳驳、苟延残喘地矗立着,完全失去了雄姿英发和精神抖擞的模样。老房子共五间,始建于1983年,是父亲和母亲用勤劳的双手一砖一瓦精心打造而成。

辞旧迎新按说是件好事,可对我来说,心中却有着万般不舍。每次看到老房子,童年的快乐时光便会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眼前。

我们兄妹四人都是在老房子中长大的。堂屋的西墙上经常挂着一块小黑板,那里便是我们入学之前的临时课堂。父亲手中握着一根筷子,等我们兄妹四人依次坐好,他的身份瞬

间发生逆转,由一个地道的农民变为优秀的家庭教师。父亲的教学内容很简单,语文包括古诗和认字,数学只有简单的加减法,偶尔也会穿插一些所谓的美术课程。父亲听见院子里传来牛叫声,就会比葫芦画瓢教我们画牛;看到门口跑过一只鸡,又开始按照鸡的样子用心去描绘。结果,父亲画的牛被我们说成马,画的鸡被我们猜成鸟,他经常被气得哭笑不得。

大哥虽然只比我年长一岁,心眼儿却出奇地多。夏天来了,尽管农村到处绿树成荫、生机盎然,但是那流金铄石的炎热天气,还是足以令我们望而却步,只能待在较为凉爽的屋内嬉戏打闹。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大哥骗我和弟弟为他进行“义务劳动”时的情景。当时大哥坐在一把椅子上,手握一把扇子对我们说:“这把扇子灵得很,你俩对准我使劲一扇,我立

马就会肚子疼。”我满怀好奇地接过来,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握着芭蕉扇一样,对准“火焰山”拼命地上下挥舞。果然,大哥立即捂着肚子,龇牙咧嘴地冲我直喊“疼”。他那副满脸痛苦的狼狽相,源源不断地助长我们的体力,让我和弟弟扇得更加起劲儿。看着满头大汗的我们,大哥乐得哈哈大笑,我们也不明就里地跟着傻笑。半个村庄都荡漾着我们兄弟欢快的笑声。

印象中父亲的商业意识很强,在那个市场经济相当滞后、农民还处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年代,父亲就开始养牛了。家里经常养着一大一小两头牛,大的是头母牛,小的是它产下的牛犊子,我们那里俗称“对子牛”。母牛除了用来耕田外,还肩负着为我家创收的重任。小牛犊一般养至五个月以上,就可以为家里换回一沓花花

绿绿的票子。

我们跟牛的感情很深,除了每天放学后给它割草,夏天还经常帮它驱赶苍蝇和牛虻。那时的牛虻很多,大的像蜜蜂,小的像绿头苍蝇,只是身躯稍微瘦小而已。两者不同的是,苍蝇一般只趴在牛头上,而牛虻却专挑牛身上的薄弱位置下口,肚皮是它最为理想的活动场所。我和大哥经常猫着腰,在牛肚子下面钻来钻去,每看到一只牛虻,就会毫不犹豫地拍下去,然后拎着它的尸体找蚂蚁喂。

时光荏苒,后来我们跟随父亲搬到城里,距离家乡的老房子越来越远。如今我们都长大了,父亲也变老了,我们对家乡的人和事记忆逐渐模糊,唯有几时的快乐时光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念我的家乡,更依恋家乡的老房子。①8

诗歌

杂感

冯剑星

一
夜风送客春衫冷,
花影催人初月斜。
一倒愁肠消剑气,
更横短笛落梅花。

二
溪水空蒙渔火起,
溪头沙白柳青时。
一舟桥下如新月,
载得春云尽是诗。

三
春水年年满钓湾,
沙鸥暗睡睡一滩。
鲤鱼也爱春来早,
拨刺跳出沽酒船。

四
窗外芭蕉叶未青,
一年春事砚田耕。
闲云不解人愁处,
却要飞来作雨声?

五
春日湖头几去来,

梅花开尽藕花开。
沙鸥真个解人意,
一点风流不用猜。

六
寒作梅花一例幽,
绝怜春水绿如油。
乍来春色无处处,
已满溪边荠菜头。

七
柳梢柔嫩早青青,
多谢东君乍解冰。
最是满城花放后,
客中看尽上元灯。

八
隔溪灯影送空寒,
占得浮生一味闲。
晓起坐看晴复雨,
何劳北苑画春山?

九
欲采蘋花不自由,
溪头春草绿如油。
小鱼相顾结成队,
一路窥人细细游。①8

春天(外一首)

田军

立春之候
拨动了蓬勃多姿的心梦
行走在春风里
我听到了一丝甜美的律动
吹面不寒杨柳风
是谁在风雨中轻轻低诵
这平平仄仄的音符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
那过路的微风
温暖的心房
似山涧溪流
叮叮咚咚
若有钢琴伴奏
这个春天
驱走了瘟神的春天
不论从哪个方向
都为之感动

祝福母亲

你总这样

一年一次,用深情温暖我
一年一次,用蓬勃激励我
一年一次,用桃花梨花油菜花
芳香我
一年一次,溪水淙淙
我想用那清澈的水
洗出个明媚的天空
我想用那飘洒的细雨
在纵横的田埂上
写下微香的诗句
我想用那柔柔的春风
轻轻唤醒沉睡的大地
写下一行又一行
鲜活生动的赞美
我想借你一束春光
照耀我年近七旬的母亲
赶走她一冬反复不停的咳嗽
让她在碧绿碧绿的世界里
大口大口地呼吸
在流动的春色里
奔跑沐浴③22

春巢(外一首)

飞鸟

双休日
陪你去一分利超市买菜
我的目光是一堆碎铁屑
你的白发是一块磁铁
鼻子有点酸
我在门口等你

斜对面的高树上
没有一片绿叶
春天还藏在树根
喜鹊在树梢劳作
它们在辛勤筑巢
这里是它们的家乡
还是在异乡漂泊
它们不管这些
一边忙碌一边唱歌

明天

鸟声吵醒了雨
点点滴滴穿透玻璃
或被玻璃砍得支离破碎
春天纵望我
如同我笑望着
明天③22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随笔

寻鲜入春时

宋涛

稀少的、刚上市的食物,满足了口腹之欲,应该谓之“品”。时鲜是所求之物,必是先尝为快,讲究个“时限”,所以,跟随时令的脚步,及时寻找,方能得之。入春寻鲜既是一场赏春的行动,又是品春鲜春味的实际需要。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走过漫长的寒冬,一切都像刚打了盹儿后醒来。麦田碧畴一野,小草星绿满坡,几阵春风,几场春雨,一切都萌动且精神起来。这时,在河坡,在麦田,都可看到一小蓬一小蓬叶嫩茎展的荠菜,还有羊蹄蝼等野菜散布田野。

在阳光明丽的中午或清风拂面的下午,带上竹篮和小铲,带上春天明媚的心情,就可以出发了。当然还得带上喜欢撒野的孩子们,一路欢歌笑语,走向田野,寻鲜去。东一棵藏在麦垄间,带着盈盈露珠,西一棵在路边草丛,等待被发现。专注的大人们和随意的孩子们,都能从竹篮里渐多的野菜中获得欣喜和快乐。一场挖野菜的劳作就像田野上空的白云,飘逸而过,在大人们带着些微的疲惫,孩子们喊着口渴时,完美落幕。竹篮里收获多少,只是消遣,并不影响轻松

的心情。

回到家里,一般母亲会搬个小板凳,就着门口浅暖的阳光,一棵一棵把所获的野菜择干净,家中的小狗摇着尾巴,跑来蹭去在院里撒欢,似也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接着淘洗、滤水,剩下的只是选择吃法了。当然吃法也不复杂,一种是,把滤好水的野菜放到盆里,撒上面粉,搅拌均匀后上锅蒸,出锅后,及时用竹筷抖散开,稍等散熟后,放入香油、备好的蒜汁,拌匀即可食用;一种是,把野菜切碎,和炒散的鸡蛋放一起调馅,包素饺子,开水两滚煮熟,即可食用,蒜泥和醋制成蘸汁,即蘸即食。以上两种吃法,都可称之为美味。

当然,入春之鲜,还有不少,寻遍地上后,我们还可以仰望,这时椿芽和榆钱就进入我们的眼帘了。椿芽,更是时令春鲜,春忙疏忽,转眼间,椿叶长大,不仅香味无存,也不鲜嫩才是极鲜美的。“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老友重逢,朋友能想到的招待杜甫的美味,当数春韭了。初春

时节,时常见这一家在院内用钩子采椿芽,还有另几家在门口榆树上摇榆钱的场景。所以,春景要珍惜,寻春鲜也要赶时间啊!

记得小时候,星期天不上学,母亲会对姐和我说,带上竹篮和铲子,咱们挖野菜去吧!那是最为开心的时刻,可以边寻野菜边玩耍了。田野里有春风,有小鸟,有清清的小河。在田间地头,在林间,在洼地河坡,姐姐找到的野菜最多,我寻到的较少。我往往在姐姐的训斥声中,刚从一只小鸟的身上回过神来,又转而摆弄野花野草去了。不管挖到的野菜有多少,在炊烟升起时,村口寨墙的高处,都会传来母亲喊我们的乳名声,得回家吃饭了。

小时候大家吃时令菜,多是因为物资相对贫乏,到了某个时节就只能吃某些菜。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上世纪七十年代,春季正是蔬菜匮乏的时节,挖野菜就是为了补菜缺啊。那年月里,乡亲们总是想各种办法,贴补生活,把日子过下去。

春鲜惜人,在苏学士的笔下体现得细致入微。他的好友范德孺于元丰八年被宋朝任命为庆州知事,赴任在即。庆州地处遥远的西北甘肃,而



道源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

